

「湖北文史集粹」

民族宗教 社会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文史集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武汉

民族宗教 社会



目 录

民族宗教

漫话归元禅寺	燕明富 (1)
章华寺复修记	宽 莲 (8)
西山古灵泉寺与佛教净土宗	熊忠厚 (18)
五祖寺	薛振梅 (22)
我与长春观	韩高超 (30)
五脑仙山与麻城道教	梅锦华 (34)
武汉的清真寺	于福生 (41)
宜昌回族及伊斯兰教概况	王 傲 (50)
松滋西斋穆斯林三大节日及婚丧习俗	张少良 (75)
老河口的回民、伊斯兰教和清真寺	达岐凤 (80)
武昌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王 同 (91)
基督教在葛华段三镇的发展与兴衰	熊亚云 (100)
1947年美英循道宗在中国的应变会议	胡学汉 (105)
中国人民的朋友——吴德施主教	陈 忠 (114)
从鄂东教区到汉阳教区	朱运广 (120)
天主教宜昌教区简史	张鸣谦 (137)
回忆鄂西自治州的建立	杨 艺 (159)
我所亲历的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回顾	冉心桃 (172)
苗寨今昔	赵顺成 (178)
成吉思汗后裔追踪记	陈庆章 (192)

社 会

- 旧汉口的婚、丧、寿、庆 曹翰丞 (212)
襄阳旧婚俗掠影 陈涛石 (223)
解放前安陆见闻杂忆 陈范 (234)
过年过节旧礼俗 王郁之 (255)
浠水岁时风俗 钱松青 (267)
通城婚丧喜庆旧习 程鹤荣 (279)
漫话宜昌婚丧旧俗 荣祜 (289)
我所熟悉的土家族哭嫁歌 王月圣 (303)
宜都跳丧舞 张泽远 (312)
说说我的苗家婚俗 饶惠祥 (320)
侗家“拦门礼”与“闹年锣” 高山 (324)
过“赶年”描趣 向香海 (329)
奇特的恩施古崖葬 邓辉 (332)
樊城会馆 彭毅生 龚焕章 (338)
荆门民俗琐记 高向雄 林思漳 (346)
- 武汉大流氓——杨庆山 龙从启 (357)
组训鄂北“黄学会”协助抗战的经过 凌压西 (377)
洪帮“西陵社”与王泉山 屈仁声 (382)
恩施县的汉流 谈传信 (400)
武汉一惯道内幕 王效峰 (410)
一惯道在蒲圻的罪行 王端 (443)
沔阳“白极会”始末 叶培元 (446)
老河口的乞丐组织 郑源川 (451)
老城“药王会” 苏以翔 杨士芳 (457)
千里川江上的“川楚八帮” 刘治平 (460)

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	田梅村	(463)
建国前的武汉赌场黑幕	胡是侬	(469)
旧汉口的娼妓	贺鸿海	(482)
汉口西商赛马会	童仲屏	(487)
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	田梅村	(500)
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	郭瑞廷	(508)
百年宜昌鸦片贸易与禁烟禁毒	閔江月	(513)
旧宜昌的乐户娼寮	黃柏村 屈能伸	(528)
鸦片在鄂西的泛滥	袁简之	(542)
孽海钩沉	张南勋	(549)
我所知道的旧社会的窃盗	朱国南	(559)
旧社会江汉平原的土匪	朱国南	(569)
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邓安新	(593)
两向厮杀记	胡楚藩	(599)
黑洞神兵始末	李亨善	(610)
我在神兵“大道会”里	朱继周	(622)
宣恩“龙系”神兵的兴起和败亡	潘杰 宋斌	(630)
来凤农民反饥饿斗争	胡楚藩	(638)
记天河口民变	何章海	(642)
旧社会的武汉善堂	徐鑫瑞	(654)
昔日硚口敬节堂生活纪实	孙继善	(667)
我和宜昌红十字会	林振声	(672)
宜昌至善善堂的源流	陈义夫	(680)
建国前的宜都“保户”	杨光智	(685)
宜昌沦陷前后的难民难童救助工作	郑龙昌	(689)
儿童保育院与皂市难童	李义生	(695)

- “江宽”轮遇难记 龙从启 (706)
火烧金水农场 祝匡时 (712)
武昌掘金案 徐 实 (716)
汉口“双钉血案” 樊 明 (719)
我所知道的“三开棺” 范子春 (729)
- 黄安县的官绅黑暗 吴端伟 (733)

民族宗教

漫话归元禅寺

燕明富

地处汉阳翠微路西端的归元禅寺，是武汉市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古寺庙。它曾与宝通寺、莲溪寺、正觉寺一道被合称为武汉四大丛林。

归元寺创建于清初，至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虽然迭经战乱，却屡毁屡兴，不断发展。且以其巧妙的设计，谨严的布局，价值珍贵的文物和别具一格的丛林特色，在近代中国的佛教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在鄂、豫、湘三省影响最大，是这三省出家人受戒参禅的地方。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交通、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武汉市实行对外开放，归元寺更成为中外游客云集的胜地。每年接待的游客达 200 多万人次，在逢年过节的高峰时期，有时一天就达 5 万多人次。

当人们来到归元禅寺，一睹藏经阁与大雄宝殿的雄姿以及罗汉堂内那令人叹为观止的 500 个栩栩如生的罗汉时，自然就想了解一下归元寺数百年沧桑的历史。

—

归元寺的开山祖师是白光、主峰两位长老，他们是浙江雪溪（今吴兴）人，为同时出家的两兄弟，拜破闍和尚为师，以后云游来到了武汉，成为归元寺的创始人。

白光俗名殷得明，在明崇祯年间任汉阳知府，后因洞悉官场黑幕而弃官出家当了和尚，以后受浙江龙华寺住持慧峰禅师点化，才赐法名为白光，自然是取纯白且光明无量之意。以后，白光才根据禅法传授的修持秘诀，勤心修炼，并创设了归元禅寺。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孙耀先、戴天成、吕克孝等共捐巨资，将坐落在汉阳翠微峰下原为明代文人王章甫所有的一处葵园买下，请白光和尚等来此地主持建归元道场。这处葵园有山有泉，花木繁茂，风光宜人，时称“汉西一境”，景致十分幽雅。在白光的主持下，先修普同塔院，收拾无主的尸骨。到顺治十七年修建了禅堂，开始接众行道。翌年，又陆续修建了大雄宝殿、客堂、斋堂等，使归元寺初露丛林端倪。

康熙元年（1662年）开始修祖堂，三年修韦驮殿并方丈室，八年修藏经阁及钟、鼓二楼，十三年请藏经，并增修了观音堂、云水堂、内外寮舍、三祖塔院以及大山门等，于是归元寺丛林规模大备。

以后，康、雍、乾、嘉、道、咸、同、光等历代都有施主捐贈田产山场，出资维修和扩建庙宇。自此，道风日隆，僧伽日众，归元禅寺逐渐成为武汉地区最大的佛教丛林。近百年来，寺院每年夏季讲经，冬季传戒。由于年深月久，那些受戒者散布到全国各地，使远近皆知汉阳归元寺为湖北之首刹。

当然，归元禅寺作为佛教活动的一处场所，也并不是世外桃源，社会的动乱也同样会在它的身上留下时代的烙印。到清朝后

期，归元寺的一些建筑曾屡次毁于战火，以后虽然都恢复重建，但气象已不如前，难有大的改观。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归元禅寺也开始充满了新的生机。在党和国家关于保护文物古迹政策的影响下，归元禅寺不仅得以妥善的保护，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1966 年这段时间内，归元寺重修了方丈室，改造了园照堂，新修了翠微亭，重建了放生池，开办了素食堂。经过多次全面的维修，归元寺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归元寺也曾险遭不测。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特别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批阅了昌明方丈写的反映归元寺情况的信件，明确指示：“根据归元寺曹昌明的来信，归元寺搞得很乱，各级党委要按照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的政策加以保护。”这样，归元古寺得以妥善保存。1973 年起，政府下拨巨款将归元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让古寺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

目前归元寺共有 25 栋房屋，占地面积达 16500 多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藏经阁和五百罗汉堂等，其次是禅堂、韦驮殿、客堂、斋堂、大士阁、老藏阁、方丈室、云水堂、普同塔院、东戒堂、西戒堂、极本堂、园照堂、钟楼、鼓楼、天王殿、地藏殿、大寮、念佛堂、库房、素食堂、三祖塔院以及大山门等。随着汉阳城区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归元寺所在地已由过去的穷乡僻壤一变而成为闹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大门的右边，群芳馆古色古香，大门的左边，住宅楼型式各异。古典风格与现代流派交相辉映，将汉阳悠久的历史与现代的变化有机地糅

合在一起。

现在，来武汉游玩与访问的国际友人终年不绝，归元寺则是外宾必到之处。据昌明方丈告诉我们：每年来归元寺参观游览的外国友人达1.5万人次以上，连日本首相中曾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欧洲共同体主席詹金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比利时王子菲利浦等一些国家首脑与政界要人来武汉时，也都要到归元寺看一看。

三

在归元禅寺众多的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五百罗汉堂和藏经阁了。

名闻全国的五百罗汉堂，创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咸丰二年曾毁于战乱之中，至光绪十九年募化重修。整个殿堂呈田字形结构，排列其间的五百罗汉，是由黄陂县的民间艺人王氏父子花了9年心血塑造而成。

据说，这些塑像首先用黄泥做成模型，然后用丝绸或夏布一层层粘在模型上，涂以生漆和石膏灰调成的填充料，经过打磨成型以后，在每尊罗汉背后钻一小孔，注水化泥成浆、冲洗干净以后，再封闭小孔，贴上金箔，描上色彩，最后刷上生漆作为保护层。经过这么多工序而制成的罗汉，一是体轻，二是耐蚀。就技艺而言，在各地的五百罗汉的塑像中是独树一帜的。

藏经阁也是归元寺的主体建筑之一。其外部结构雄伟瑰丽，内部装修庄重典雅，表现出古朴深厚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藏经阁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文物，有贝叶真经、藏经及象牙、玉石雕刻乃至铜铸造像等。当人们跨进藏经阁，这些琳琅满目、洋洋大观的奇珍异宝，就呈现在面前。

藏经阁中的文物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佛像、经典（包

括外文经典)、法物和碑帖字画，都是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也是文人和艺术家创作的结晶。

佛教典籍总称为三藏。归元寺的藏经阁中收藏有各种版本的经典，有龙藏、续藏、频伽藏、碛砂藏等，其中以龙藏最为壮观。龙藏又名“清藏”，全藏刻在 79036 块版上，此版成于清乾隆三年，今藏于北京柏林寺。归元寺这部龙藏是慧空方丈于 1916 年从北京请回的，共 724函 1675 部 7240 卷，分别装于 48 个大立柜中，完好无损。其他几种藏经虽然没有龙藏那样完整，但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它们同其他一些外文经典，如印度古梵文的佛经，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巴利文贝叶经以及英文、法文、日文的佛书一道，在藏经阁中得以妥善保存。

至于法物和碑帖字画，也是种类多、工艺精而且年代久远，不少作品还是传世之作，它们往往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使人们大饱眼福。

四

作为中南地区闻名的佛教丛林，归元禅寺在武汉地区近代历史上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它自身固有的范围。在辛亥革命期间，由湖南驰援武汉以支援首义军的王隆中部就曾以归元寺作为驻防之地；以后在阳夏保卫战中，归元寺又成为起义军的粮台，使之为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建立了功勋。在大革命时期，当时的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部长吴德峰也曾假归元寺召开重要会议，罗荣桓、耿丹、王平章等同志都出席参加；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当时的方丈雪峰和尚还亲自出面接待并负责组织巡逻。

新中国成立以后，归元古寺发生了崭新的变化。不仅庙宇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僧众的生活稳定而有保障，而且声名远扬，在

海内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1961年初，归元寺前方丈弥宝法师曾作为佛教界的代表随同周总理出访了缅甸，参加缅甸建国13周年的大典。现任方丈昌明法师亦在1984年冬以副团长身分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印度参观访问，他们在印度访问了三大城市、十大胜地，通过交流，既结识了佛教界的教友，又适时地宣传了人民中国的宗教政策，给印度的佛教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归元寺利用自身特殊的环境为实现三大任务服务。近十年来，慕名来归元寺的中外香客游人不断增多。

五

主持寺院事务的是方丈，一般是由大德高僧担任，他们在寺院的内外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归元禅寺方丈的弥宝、昌明两位法师的确不负众望，为佛教顺应时代潮流而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弥宝法师出身贫寒，其父母迫于生计让他出家为僧，因此他对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十分痛恨。

武汉解放以后，法师合掌称庆，并从此走出禅居，奔向社会。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热烈拥护；对寺院改制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身体力行；对西藏叛乱愤怒声讨……法师这种强烈的爱国爱教精神，备受推崇，不愧为武汉地区佛教界的优秀代表。

现任方丈昌明法师衷心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教爱国精神，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尽心尽力。在教内，担任了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省、市佛协的会长；在教外，担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市政协常委、汉阳区政协副主席……强烈的责任感，使他

不论国事教事，事事认真；大事小事，兢兢业业；庙内事务，并井有条；庙外参政，老马奋蹄。实为佛教界之楷模。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第39辑)

章华寺复修记

宽 莲

我是湖北松滋县人，出生于 1926 年，俗姓周，名海平。12 岁那年，我被家人送到本地牟尼庵出家，取法号宽莲，在该寺 4 载。后到湖南古大同寺受戒。20 岁那年，为了进一步修炼心身，弘扬佛法，慕名来到沙市章华寺，从此和这座著名的古刹结下了不解之缘。往事如烟，面对章华古台从劫难中重燃法炬，我这年近古稀的老僧感慨万千。

章华寺自元泰定初建寺以来的 600 余年间，这块佛门净土总是随着国运的变幻而沉浮。每当云翻浪滚之时，屡遭劫难；而国泰民安之时，它又如枯木逢春，佛幡飘扬，法炬重燃。

“记得当年踏碧沙，沙津无物不繁華”。沙市这座鄂西重镇，在历史上，除了经济上繁荣以外，佛教文化也是一片繁盛。清人刘士璋写道：“荆南佛寺，晋、宋渐广，爰及萧梁，江陵遂至一百八所。沙市一隅，不啻数十区，而章台寺最著。”章台寺也即今天的章华寺。开山祖为悟开大师，始建七殿九阁，占地面积 85 亩。明崇祯末年，“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兵追杀李闯王时，曾掠劫章华寺，后坡岗上一片葱绿的功德林被砍伐一空。清嘉庆年间，僧人守性者住寺，寺庙不过是禅堂半亩，仅容神像、钟簴而已。清光绪年间，因寺内方丈文化缘有方，分别在四年（1879 年）、六年（1881 年）、二十四年（1899 年）3 次大兴土

木。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拥有五殿（财神殿、天王殿、城隍殿、韦驮殿、大雄宝殿）、两厢（东西相向的连廊长房）、一楼（藏经楼）的建筑群落。整座寺庙既透出北方古刹之雄骨，又不乏南方寺院之灵秀。僧侣最多时达数百之众，信男善女络绎不绝。特别是清宣统年间，一代宗师松青大和尚的法徒净月去京城面见慈禧太后，被赐予“四品僧正”之后，更是章华寺香客云集的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寺内一切佛事活动依旧如常。沙市的党政部门政治上的关怀、生活上的照顾，使众寺僧无不对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感恩合十，并以实际行动相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祸及全国，使章华寺在劫难逃，其破坏之惨重、损失之巨大难以估量。如天王殿内泥胎彩绘“四大天王”，须臾之间，就粉碎在“红卫兵”的乱锤之下，寺内双重歇山式檐盖、弧形拱梁，也被击得七零八落。同时被毁的还有建于唐代的三尊沙陀像、一尊千手观音像，至于佛珠、如意、瓷台、香炉、拂尘等常用法器，也大多散失。1968年市无线电一厂迁到庙内办厂后，韦驮殿成了该厂政工组的办公室，天王殿改成生产车间，方丈室则成了车辆过道，藏经楼改为职工宿舍和托儿所，大雄宝殿成为堆积材料的大仓库。整个寺庙被无线电一厂占用。

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章华寺的工作，由市博物馆承担，博物馆恢复时，只是要了几间房在里面办公，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护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寺院建筑和古迹。1979年，国家文物局在湖北当阳玉泉寺举办古建筑修复训练班，市文化部门闻讯，立刻派专人去学习，以为修复章华寺做准备。1980年仲夏，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开炳说市无线电一厂因修水池准备填掉寺内的古沉香井，立刻写下一纸手令：“沉香井是古迹，不能埋掉！”市博物馆驻寺人员开始对章华寺小修小补，到现在初具规

模，前后艰苦奋斗了十多年。章华寺的修复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每到关键时刻，都是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解决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修复章华寺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主席的关怀。1981年8月一个细雨纷纷的日子，下午三点多钟，李主席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中共沙市市委书记穆常生等陪同下来到章华寺。李主席在参观时看得很仔细，在寺内的那棵银杏树下观察良久，并指示说：“这棵古树要好好保护。”还饶有兴致地围着古殿堂慢走细看，当他发现大雄宝殿内堆着一堆废旧物品时，就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工厂要搬家，章华寺要修复！”应大家的要求在那棵银杏树下照完像后，又再次加重语气说：“章华寺要修复！”这时，站在一旁的侯玉民连忙对穆常生同志说：“穆书记，给钱啦！”穆常生同志听后对陈丕显同志说：“陈书记，给钱吧！”陈丕显不慌不忙地接过话头，又对李先念主席说：“李主席，给钱吧！”李先念主席听罢哈哈大笑起来。

李先念主席视察后，中共沙市市委、市政府及市政协有关领导对修复章华寺更加重视。1986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成立，修复章华寺成了该局的中心工作。1988年6月18日，市人民政府以沙政办〔1988〕5号文件发出《关于恢复章华寺寺庙问题的会议纪要》，再次重申：市无线电一厂和市第三光学仪器厂必须严守市委、市政府制定的“章华寺只出不进”的原则；凡在寺内暂住的职工要逐步迁出，与恢复和管理章华寺无关的人员今后不得进入章华寺；并成立以曾宪举为组长的“章华寺寺庙工作小组”。为动员借住在寺内的“三十七家房客”搬家，赵祖福副市长亲自登门一家家做工作。11月14日，市政府秘书长张朝斌在章华寺主持召开了“尽快恢复章华寺寺庙正常活动的协调会议”，在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加强保护，今后绝不允许再发生‘文革’时的破坏现象！”